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後村集卷二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　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王敬修

後村集卷二十一

宋 劉克莊 撰

記

汀州重建譙楼記

汀古郡也官寺皆百年老屋凛凛覆壓紹定六年建安李公出守稍撤而新之由堂寢至門廡由庫廄至亭榭皆焕然改觀獨譙楼以費夥未遑及公益務節縮鏹二萬緡將改作適當路牟利左右望而豪奪公慮是役之

賈禍移錙糴米若干斛為均惠倉汀人始免貴糴之患
會上親政放詘貪濁用真公德秀為帥視屬部如家公
臨郡滋久所積又萬緡迺申初志六閱月而樓成手詔
頒春奮翼以廡屬城南門後廢弗葺居民冒侵對列邸
肆中通綫路公别給以在官田宅復兩廡併城南門樓
高大之郡治之前可立萬馬鉅麗如是然傭作募而使
材庀市而致六邑之民不知有役焉初庚寅辛卯間閩
為盜區禍起於汀四封之内大抵皆盜而營卒亦因執

郡將欲戕吾民人情視汀猶毒虺鷙獸之窟宅也公以偏師襲碜而巨寇禽單車入城而叛卒誅天子嘉奬就畀符竹或者尚為公慮曰兵驕也民悍也財乏也既而公在郡四年前之恣睢犯上不可調柔者皆駢首順令兵果驕耶前之彊獷負固未易拊循者皆革面慕化民果悍耶亂離創殘之後練兵積粟猶有餘力以飭蠹壞美輪奐財果乏耶昔春秋書新作南門以示譏盖清風至而修城郭營室中而土功始司空塡人以時受工周

制具存不待其敝而後改也僖公治魯二十年而有斯役則國內之事闕遺不及舉者多矣公歲月視僖公孰久近樓視一門孰難易竊意夫子復生將特書大書之矣而又奚譏公名華字實夫資忠義而輔以材智計而戰戰則克慮而動動必成余從真公久見其評論當世人物如公僅屈一二指故因斯樓之成具書之以諗後人云

端平江閣題名壁記

江西帥昔治洪州建炎省方始以朱丞相勝為安撫大使治江州而洪都兼安撫司如故其後詔從洪守髙衛之請闔移扵江洪之守臣止兼江西兵馬鈐轄隆興升府閫復扵洪而江州行太守事隸焉端平三年春敵兵深入疆吏告急慨然遠覽中興舊規命僉樞魏公了翁督視江淮京湖軍馬即江州開大幕府兵部侍郎黄公伯固江西安撫使知江州以參賛軍事及黄公去而直寳文閣陳公塏實來修江防蒐軍實結民心厲士氣用

能脊歲之間亢列城為大府張弱勢為强形暇日命礱石於壁記移閣歲月姓氏自黃公始且援袁州刺史韓愈為觀察使王仲舒記滕王閣事俾某筆之某雖文墨媿愈然實文公賢適仲舒况閣之建罷重於閣之廢興此之營綜急於彼之登覽因不敢以淺陋辭惟尋陽據天塹之中上睽夔鄂下接昇潤昔立國江南者之所重晉以庾亮溫嶠第一流人臨之嘗試憑高而望江山歷歷其盛心偉識遺忠餘烈有未泯者高宗皇帝移閫之

宏撫聖天子經武之英筭可謂深且遠矣某以屬城事統府設有羽檄猶當悉敝賦以從執軍禮以見其何敢有愛於區區之文乎顧承命記事詞朴而核他日公奬率三軍犄角諸鎮乘風聲鶴唳之勢奏蒙衝鬬艦之捷衰憊草露布上尚書作凱歌被樂府尚可勉焉

建寧府新建譙樓記

端平二年五月某日秘書監兼樞密院檢詳姚公以直秘閣出守建安兼漕全閩詔下士相告語曰公初元善

類西府賢掾去可惜盍留行乎建士之在朝者則曰公嘗貳吾州有恩信茲行可為中朝惜可為吾州賀乃不果留時城中遺燼暴骼滿目市區二十四存者九財殫粟竭物情洶洶不安公至明誅賞辨逆順而軍紀肅拊創痍輯流散而民氣和啚用度規荒殘而官府立明年春余逐於朝微服過建焚室已十具五六璽書擢公以漕兼守又明年春余行役道焉則樓堞翬飛市廛鱗集所謂二十四區者皆復不獨公廨也余歎曰君相真知

人哉建人真知公哉既見公握手相勞苦公曰州畧如
舊觀然吾力疲而顛白矣凡土木之役不可殫紀譙樓
最鉅緡錢一萬一百四十一楮帛二萬九百九十四其
費也起乙未仲秋迄丙申季夏其歲月也吾子筆之建
安自南渡劇盜范葉美兵之後更列聖涵濡休息名公
鄉拊摩積累其軍府殷實井邑繁雄貫於七聚一旦小
失牧馭蕩為煙埃夫聚力所成壞於一夫之手顧諉數
於天可乎朞月之頃還彼百年之舊勿歸功於人可乎

昔者周大夫閔故都之毀其詩曰彼黍離離傷之也又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尤之也原禍亂之始而呼天以尤之其怨之者深矣魯僖復周公之宇國人頌之曰魯侯之功美之也又曰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祝之也美興復之功而祝其純嘏又祝其眉壽其德之者深矣厭亂而思治情也惡壞而喜成亦情也拯建人之厄措諸莞簟百世之思也叙建人之情刻於金石千載之傳也公順昌人名琁字貴叔掄魁勝流立朝有德有言不以

吏幹顯余所記特公學問之粗者爾

邵武軍新建郡治譙樓記

世言閩盜所從起必曰汀邵非也盜皆起於汀境邵與之隣所漸者然耳初寧化賊既殘建泰二邑勢且及郡天子命朝臣某人某人出守皆固辭王侯遂獨奉詔引道未至郡已失守千里為墟侯露居於野握拳轉戰誅筋行洞渠魁羣醜或僇或降惟下瞿賊猶據險戕縣令拒官軍侯方聲罪致討會以風聞去詔用趙侯以大代

之慨然以夷難葺廢為己責一清谿峒再造府朝將吏稟嚴令工師受成橅以紹定四年八月經始明年十一月落成糜錢楮若干緡堂寢顯嚴閎邃如大家甲族之營其居譙樓突兀鉅麗如名藩雄鎮之裕於力招捕使陳公韡過而歎曰輪奐美哉初朝家以祠牒八十助侯贍兵廩徒之費侯一錢粒粟皆自致歸祠牒於朝而属記於余余觀世之士大夫雅俗勇怯不同及乎當衆障幹方之任或曰事不可為辭不拜或曰事尚可為恚力

不足求兵與財然後往無雅俗無勇怯其説必同昔越石於并士雜於譙咸無資粮弗給鎧仗不旬月而荆棘復為宫寺邊塞願為華人長源於汴弘靖於燕士馬强盛金帛充斥不俄時而并邑蕩為戰場部曲化為讎敵盖祖劉能疆理荒殘久廢之郡縣張陸不能撫循治安無事之軍府牧守才不才而一方之休戚三軍之生死萬姓之禍福繫焉烏可不謹擇歟故夫誘事於不可為庸人也有待於資與助中人也無待於資與助豪傑之士也

王侯馳單車橫絶羣寇趙侯收餘燼興復一郡孰資而助之哉特其忠憤廉約有以讋盜賊之氣得軍民之心爾余故著之以闢夫謂事之不可為者也且以愧夫謂事雖可為而患力不足者也王侯金壇人趙侯長樂人

建寧府學重建明倫堂記

建學宏壯視國庠端平乙未四月辛未之變燔官寺幾盡而學幸存獨明倫堂毀焉姚公珤來為尹漕先敎而後政緩辭而急學相攸於冬明年仲秋堂成以餘材新

師弟子之居屬余記之昔者唐虞三代敎人之法具存於經禼之所敷箕子之所陳莫不以倫為首三綱同然之理五常固有之善同然者均賦於天固有者無待於人而古人汲汲於明是理者何哉盖理與欲對善與利對理不勝欲善不勝利同然者有時而相遠固有者有時而不存矣嗚呼固不可以不講矣故夫人有聖有愚理未嘗偏倫有常有變人鮮能盡叅暂夷齊常也舜申生變也常易處變難處申生不以親之耄而廢其恭舜

不以弟之傲而廢其友處變而不失其厚倫之不容釋如此匹夫匹婦愚也周孔聖也愚者能之聖或不能焉周公有媿於仁智夫子謂未能事君父修至於聖而不忘自傲倫之難盡如此六經載此者也君師倡此者也禮樂刑政扶此者也學校講此者也有所講則有所明矣公之致美於是堂豈為學者角詞藝媒利禄之地哉羣居肄習篤守力行今日之竭力於親異日之盡節於君者也今日之修於家異日之措於天下者也今日之

稱於宗族鄉黨異日之行於蠻貊者也成材造士是斯堂始斯堂之新是姚公始不可以不記

尤溪縣復平糶倉記

前記首叙邑人致粟之艱使人顰蹙次述趙侯置倉之善使人忻躍末憂後人之不能繼其詞峻其旨深又使人憮然以為過慮也然自嘉定乙亥至端平乙未不過二十年而趙侯之粟羽化倉亦不存前記所慮殆如蓍龜矣長樂李侯始至慨然發憤曰彼能廢之吾能修之

顓以清儉為治二年而新教立本錢復會璽書擢侯遷守龍川侯曰倉事未竟不可去比三年終吏積粟三千餘斛視趙侯增千斛焉出納斂散畧放常平既為倉約復請予識之有問於余者曰二侯孰難余曰方趙侯時縣計未屈令俸猶厚也李侯之時異矣上供責全銀月俸給純楮公私困敝侯儒生無生財術顧邑有税苗縻費錢歲幾千緡及迎新例卷該前人以奉一已者侯悉用之於倉又銖寸纍積以成之李侯為難又問曰昔之

廢者可修而今之修者能保其不廢乎余曰以李侯之心守李侯之約胡爲而廢若夫侵本錢非約也付吏手非約也濫糶賤糴苟悅之政不可以繼非約也有一於此復趨於廢矣又問曰嚴莫嚴於常平之法或者玩之如約乎余曰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李侯之約將以利其身乎厚其家乎抑將以延一邑之命脉乎如止於利一身厚一家渝之可也如一邑之命脉繫焉非渝李侯之約也失一方之人心也犯千百年之公議也失人

心非良吏矣犯公議非賢士大夫矣然則是約也豈不嚴於法歟又況部刺史郡守丞臨之邑人守之葢其法未嘗不嚴歟李侯名修字永之學問有師承政事有家法其於是倉未復雖遷擢不忍去已復而去猶惓惓然思所以善其後者於虖可敬也已

味書閣記 為徐德夫右司作

閣在豐城山間名子賤潘公也筆廣微袁公也德夫讀書其上有年去而仕於朝因以其所讀者為天子言之

忠憤激發幾忤上意竟坐是由省闥放還故山或竊笑曰世蓋有剽竊涉獵書之毫芒而光顯遇合者德夫無所不讀顧齟齬留落如此意者書誤德夫耶德夫能常味此無味之味耶德夫亦笑曰有是哉夫書無窮盡味有淺深常試以古今人觀之行之固守之篤味之深者也先信而後畔始合而卒離味之淺者也叔孫通魯兩生皆學禮一以取封一沒世無聞舒弘皆學春秋一起徒步拜相一老𢷬郡國豈非深者守道而難合淺者諂世

而易售歟使其果深於書捽茹山雌也脫粟太牢也苟為不然如啗土炭如嚼蠟久將唾棄之矣然則德夫之所味固世之所不能味世之所味固德夫之所不足味歟或又笑曰閣僅三間奚其記余曰不然石渠天祿高則高矣而不能逃莽大夫之譏臨春結綺美則美矣而不能渝狎客之謗德夫閣雖小聖賢之事具焉古今之變合焉天下後世之責在焉德夫味之不已出則為遺直為名臣處則為高士為全人是閣與天壤俱敝焉勿

記可乎

漳州鶴鳴菴記

問塗四方者必有嘉禾清泉可憩濯傳舍行店可依止南轅則不然路益荒人益稀極目數千里無寸木滴水無傳舍行店昔人酌地里之中各創菴焉歲深屋老頹圮相望漳牧合沙黄公樸始新諸菴鶴鳴菴在郡東地多靈跡嘗有異僧見二士於此對奕即之化鶴飛去然距城餘二十里穹林危磴不類人境暮投破驛凛乎折

棟墜瓦之虞鷙獸暴客之恐公闢古基改面勢作堂七間聽事三間門廡閎壯如之於是境内之菴十有七所以次經畫創始者曰鶴鳴更新者曰半砂曰雲霄曰仙雲餘皆復其舊觀魚孚菴屬泉而費出於漳竣事上尚書曰昔人守菴以僧贍僧以田而菴存其後有司數易僧巨室豪右占田而菴壞請令諸菴以甲乙承續朝論是之初公與余偕使廣公謁諸司叶力繕南中諸菴繇潮至惠繇漳至潮最號畏塗今深茅叢葦中輪奐突出

鐘魚相聞莞簞新水不戒而具與行中州無異公之惠利溥矣余聞古之人皆好禮而樂事厚人而薄巳有避堂而舍賓者有卑宮而崇館者有窮為布衣茅屋不敝而恨無突兀之厦以庇寒士者然則僧逃菴荒非地主責乎田去僧饑非巨室恥乎余書公之事旣以儆夫貴與賤者或曰未也縱下不戢驅陵扈使尤菴之大患寓室而傷薪木曾子之賢致形諸言毀垣而納車馬國僑之辨僅免於詰余又以儆夫行者公掄魁名儒自啟秉

麾節無留滯之歎有治辦之績漳素凋敝公為之朞年修羅政敵貢闈餘力猶及於菴云

鄂州貢士田記

士貢於鄉古也使士齎粮重趼而至非古也古者井地均貧富道路有委積士起閭里而達於王朝也甚易至漢猶令縣次繼食然貢禹以明經潔行徵自言鬻田百畆以供車馬當時所以待特起之士僅如此則於羣然應聘者抑可知矣禹亦幸而有田可鬻爾貧於禹者當

如何哉近世賔興郡太守備卮酒飲餞之外舟車扉屨皆士自任貧而遠者難是行如登天有不能行者天台賈公為鑄錢使者斥羨幣十萬緡市田為番貢士莊餘以膳番學去而董餉鄂渚時閫帥挪南陽書院公給以官田百三十畒復斥幣如番之數以惠鄂士士飲公德以余與公有世舊俾書其事於石自吾有邉患士不鮮甲且三十年供億繁調度濶牧民之官往往奉急符從事失其常度至於主計之臣執牙籌析秋毫苟免乏興

俛仰自歎曰吾不得為盛德之事矣非特才臣能吏然也雅士莫不然矣故余於公之事有慨焉昔漢人論酇侯餽餉乃萬世功意且有他謬巧而其言不過曰養民以致賢而已蓋為漢植根本者桑大夫則異是以鹽鐵酒榷均輸為國大利而疾賢良文學之士如仇漢之根本遂騷動而不復安公於�畫鞭筴之暇師飽馬騰之餘又時有所蠲弛以寛民教養以收士與酇侯之意合彼桑大夫之流聞之盍少媿矣夫江漢楚之舊封異時

以辭令爭衡中夏登髙能賦而志節與日月爭光者皆
楚産也國家有事西北必於上流謂宜培植其人材以
待緩急之用公所望於鄂之士者在此其田之頃畆與
夫行者居者𧸘廩之式則有司存公名似道字師憲以
其儒術出為治賦始至軍無見粮未幾而有一歳之儲
天子宰臣才公之為由尚書郎九卿超拜地官小司徒
云

風月窩記

寒齋所居西偏面古木叢竹為墼屋三間中置一榻友之同志者游乎方之外者仕之倦而歸者至則留語或止宿焉偏曰風月窩客戲主人曰昔宋玉授簡於楚王之蘭臺謝莊託詞於陳王之桂苑皆以鉅麗之觀發其高寒之思今吾子追凉於蓬窺光於隙將毋見哂於二子乎主人曰嘻詞不詣理工無益也學不盡性博無益也彼以胸臆量月雌雄論風達者視之奚似童兒吾聞元化之内精英清淑之氣在天地為風月在人為情性

風至調而止噭嚎叱吸風之變也月至明而止薄蝕陰翳月之厄也性至静而止喜怒哀樂性之動也故言風月者曰清明曰光霽言性者曰善曰寂然不動夫能即身而反求韜光而内照則動者可以中節静者可以復初所謂清明而光霽者斂之方寸舒之八荒六合隨寓而可樂矣庸詎知彼之蘭臺桂苑非鼠壤鮑肆乎吾之甕牖圭竇非瓊樓玉宇乎客憖而退

修復艾軒祠田記

初郡人祠艾軒先生於城南田以贍之者忠定趙公也碑以實之者正獻陳公也不幸先生二子繼卒猶子成季孚井伯有賢名忠定客也又卒家事益落田為二姓所得諸孫曰鈞者愬於計臺方公大琮喟然太息曰黨祀田非法也沒價迈田法也吾使鄉部寔厚毋薄檄郡丞以寠名錢酬元直之半俾復其舊會易帥他路事格不行田既去祠益圮鈞復愬於郡楊公棟亦喟然太息曰古者祀鄉國之先賢以為先師艾軒非先賢乎式廬

表墓自昔有之田非閭墓比乎迺新祠宇復諭二姓曰先生在不殖寸產沒豈與鄉人較數畝之田者雖然諉先生之廉讓利故家之清貧取而有之此名不可安也方公去矣寘名錢不可覬其以郡鏹十有二萬酬若等二姓退聽毀劵歸祊公又曰是嘗一鬻矣安保其不再乎覈其田九八畝三角三十一步歲得穀十七斛有奇錢千圖久遠而可托者莫如學以田隸學曰文郁先生孫宜主其祭鈞井伯孫也有勞於田令學官以其歲入

分給二子焉昔孟子論善士而有一鄉一國與天下之辨以陳良為楚産以仲子為齊巨擘至伯夷伊尹則不然令夫前陳後方蒲人也其於先生猶曰吾東家某云爾忠定番人也楊公蜀人也地如此其遠也歲如此其久也事先生如此其共也豈私於東家者乎若先生者所謂天下之善士乎楊公起倫魁由樞掾尚書郎出牧其來以風化為先務旌賢崇德蒐遺繕廢於是二劉二鄭城北四先生之祠皆新朝廷嘉公治行就擢刑獄使者

垂發命某曰圯者葺侵者歸矣子二大父實同閲宫其書於石某不敢以衰病辭

建陽縣廳續題名記

建陽名難治而實不然巍巍考亭為宋闕里西坊墳籍大備比屋絃誦前修言行接乎見聞士易治也俗勇於鬬及氣平忿定易直之心油然而生怙終遂非者少民易治也運鹽有法可以裕上寬下無江浙閩粤間預借鑿空之取聽訟日纔數十紙賦與訟易治也矧其山水

明秀二橋如畫茶筍連山酒妙天下人家池榭多竒卉珍樹四山之李花極目其土風物産之美又宦游者之所樂也然比歳長官類以傷錦而去趙侯與廸至而歎曰有易治之實而蒙難治之名是辱誣吾縣也廼究病源徐施砭劑期年而治二年而大治岸有艖舟水無租船凋瘵復甦廢墜畢舉一日顧壁記石且盡命續之書抵余曰吾子舊令尹也盡識諸嗟夫余之去縣久矣端嘉間假道者再其父老皆空巷送迎諭之不去今余齒

髮殘禿父老見之且不復識而聞余子弟過其境者猶
惓惓相勞苦以余拙政而其人不相忘如此趙侯方新
學宫講師說私淑其士抑豪右扶鰥寡勤拊其民持之
以久終之以不倦他日愛戴而思慕之者又何如也侯
字景臯其學出於師友云

晉江縣飛烏堂記

昔之賢令子游以學道傳子賤以不忍欺傳西門豹以
鑿渠傳尹鐸以減户租傳劉方以悃愊無華傳元紫芝

以于蔿于傳所傳之事以常不以異也晉江明府林君委余記其邑之飛烏堂余曰明府以通經擢奉常第政出學而名堂之義顧本於王喬何歟按喬傳烏化鳧鼓自鳴皆卓詭不經與武城單父鄴晉陽襄城魯山之事異范史述循吏甚衆而列喬技術傳中明府奚取焉意者尚其以神道設教耶君曰非也余曰明府嘗丞大藩光顯矣豈其厭畱地而夢鈞天乎君曰非也余請至三反君曰宰邑之難尚矣彭澤發歎為形役心山陰矯情

强飯不飲雖有雅士一綰銅墨鮮不攺度剡若周顒輩之瑣瑣歟夫膠擾者事也靈明者心也吾出履公家應酬乎外退坐斯堂存養乎內以吾靈明治彼膠擾昔者漢初君臣嘗用之於天下國家而驗矣況邑乎一室猶八極之表也敝屩猶上方之舄也或曰明府之言殆有得於黃老歟余曰傳不云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曰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說也固黃老之所本也歟君名某福唐人也堂在邑廨之東君所創

者

淮東總領所寛廡堂記

淳祐乙巳司農少卿淮東總領金華王公埜上章再求去上留之進本寺卿訓詞曰爾行之以寛裕本之以廉潔此朕所以懇懇用情於爾而不忍遽促之歸也祇若厥職勉為朕留公初出使慨然謂是職之難有二操切病民也出納污人也故治已者極其嚴責人者極其寛至是讀王言而喜曰上英睿洞照羣下凡臣所為陛下

固知之矣迺取寬廉二字扁其聽事西偏之堂諜記諸石以荅天寵夫理財之難尚矣先朝雖重三司使之權然所任之人皆毆準晏殊王堯臣包拯蔡襄宋祁諸名臣熈豐以後稍用惠卿嘉問之徒講之於內薛向吳居厚之流行之於外元祐知其獘擢李常版曹出鮮于侁將漕以救之未幾豊亨豫大之論起有魏伯芻者以胥吏之智變鈔引之法求多不已遂啓侈心而召邊患南渡德音首欲痛荳然賦入既狹兵費浸淵其取之於民

者終不能復祖宗之舊而四總建焉蜀稱趙開昇潤鄂三王人各極一時才臣能吏之選百餘年間酒茗鹽鐵蒐求無遺蘊矣於是用事者方以為未至更出新智以圖富强卒之無他繆巧不過罷商賈困郡縣而已葢時賢所操之術非獨惠卿嘉問之所不肯談向居厚之所不敢為亦伯芻鞏之所不忍盡試者也使其利歸公室猶且為國聚怨况或以潤其屋而肥其家乎上葢厭之而擢任公等兵曰公通儒計我饑飽矣民曰公長者知

我疾痛矣余來江鄉耳聞目擊者如此或曰方今多壘之秋財殫粟乏非手運牙籌如飛者殆不能濟而王人之言雍容如彼吾子之論舒緩如此如事功何余曰漢下告緡捜粟之令罪至没入天下莫應及欲免兒寛則牛車擔負爭輸惟恐右内史之去以寛不以嚴也渭上之耕木牛流馬之運厥功大矣而其根本乃在成都田十五頃桑八百株以廉不以汰也行督責之政以税民深者為賢客斯之法也夸禄賜之富以文其與民爭利

之過桑大夫之言也或者語塞因次第其說以復公命

後村集卷二十一

後村集卷二十二

宋 劉克莊 撰

記

雲泉精舍記

休文游四方而歸築精舍閩山中面峰挹澗手植葠杞梅竹無數其言曰人莫不有嗜嗜美色未也有嗜痏痔者焉嗜爽口未也有嗜昌歜羊棗者焉又其大者嗜聲名嗜富貴嗜無窮力有限則必疲心役智以求之而後

饜余山人也世之所嗜率子之所不好然亦有嗜焉山椒之雲自去自來澗中之泉隨取隨有此余之所嗜也盖聲名富貴非有力不可致而世之嗜之者衆是二物者不待有力可致而世之嗜之者少故余得而擅之噫此遯世避俗者之高談也或曰休文讀書通古今善屬辭縱使老窮不遇猶當蕭然陋巷求顏子之樂今乃著華巾黄𫄨衣修老氏之道與窮猿野鶴為友壞美質而離本性曷不返初服乎僕曰不然昔賀監知章美相公

輔晚節皆求為道士而不可得夫士以不降志辱身為高二子仕至卿相始欲其已降之志既辱之身自附於幽人勝士孰若高蹈遠引於未嘗降辱之先哉僕婚宦二十年所就何事依違俛仰有愧休文多矣雲見之斂態泉見之閟聲休文見之而閉關也况敢輕議休文乎

休文楊氏名至質豐城人

古田縣廣惠慈應行祠記

廣惠慈應行祠者縣令劉克遜之所作也初嘉定丙子

邑人即縣西隅為惠應祠未幾遷於溪南草創數楹旁設廣惠香火封爵同而位置異觀者病焉紹定巳丑冬積雨妨穫令禱祠下輒霽時劒邵不靖聲揺邑境徐村頑民效尤竊發前一夕西尉諸葛珏夢神告曰賊至矣寤以告令為備及領兵擣賊詣祠乞靈移卜龜從賊果就縛於是令尉議辟故址作新宫合祠二神丞洪甚主簿其東尉其洎士民咸樂助明年八月落成廣惠居東惠應居西論其世也使來徵記余惟聖入讖謟祭古者

祭不越望魯可以旅泰山楚不可以祭河今夫桐川昭武之神而食於福之支邑無乃非古誼歟然嘗論之具仁義禮智謂之人稟聰明正直謂之神均是人也有一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惟神亦然故有能驚動禍福一方者有功被海内澤流後世者有歆豚蹄卮酒之薦者有歳食萬羊者有依草附木以惑人者有被衮服冕極國家之封册者今二神之祀起漢隋訖今日緜江淛至閩粤綿綿不絶比比相望豈非聦明正直之尤乎豈

非功被海內澤流後世者乎然則祭之非諂也雖不在其望非越也祠因官亭廢基指隙地以增益者謝某劉令莆人時值多虞拊民有恩境內稱治凡黌舍廨舍郵傳津梁繕葺一新行祠特一事耳洪丞番陽人三洪之後某簿某郡人某尉某郡人諸葛尉溫陵人以捕賊功改京秩將用於時矣皆可書也

新修三步泄記

瀕海之間皆依隄為固名曰長圍昔人於圍內疏塘以

灌溉而北洋凡十塘馬塘皆有泄所以嚴縱閉也曰三
坎塘者距海僅三坎地勢卑薄脆遇淫雨外潮内潦隄
潰泄漏自嘉定辛巳至紹定庚寅官斂民錢亟築亟壞
辛卯又壞太守温陵曾公用虎歎曰民之財有限水之
患無窮長圍千餘丈可使有罅缺乎上腴數百畝可使
化瀉鹵乎於是判官趙汝浂奉檄修築浮屠宗奐宗超
被選董役用樁栰大小二千四百五十竹落一千二百
三十四草千担夫千人竹木草皆依市估夫皆支傭直

錢皆出郡帑而民不知事一毫錢一孔皆咨於元僚付之兩衲而吏不預明年孟春告成長二百六十丈深三十餘尺噫公之力勤矣而塘民猶曰未也内基雖固外捍不密久將復圯請纍石為二馬頭以禦潮又曰它塘率有贍租而此獨無公立行其説築馬頭擇守僧且取田於廢菴以贍馬凡泄之費若干緡馬頭之費若干緡菴之租若干斛塘民德公之賜相告語曰今之牧守二年而去處二年之暫而慮百世之遠難也不科斂於農

難不誅費於僧又難也昔鄭中渠成邑思西門鴻隙陂壞郡怨方進然則便民之與病民也興利之與遺患也非特有智無智之異亦仁與不仁之判與夫智敏而易效仁久而見思敏而易效能吏之事也久而見思儒者之澤也公治郡有異績如增築城垣大修水利余所記者特三步泄一事云

興化軍新城記

莆為郡且三百年猶不克有城皆曰樂土也緩事也一

日盜起汀邵他州皆增陴浚隍惟莆四封蕩然破扉不闔未幾盜寖南侵勢且及境富家窖寶物婁人挈空身咸欲潰去郡人陳公宓始倡板築之議士民和之臺郡是之會王侯克恭病委其責於通守趙君汝盥事方有緒而王趙相踵即世趙侯汝固始至顧郡力已屈則拜疏求助於朝有旨賜祠牒五十未至而趙侯去陳公與郡人太息曰城其中輟乎於是天子擢曾侯用虎知軍事侯博訪於衆或謂城庳且薄不足恃或謂費雜且廣

無以繼侯奮然曰庳者可高也薄者可厚也役不可以已也且吾患無政不患無財益市木石益僦工徒先是官畫丈尺俾僧幹築僧有能否有勤惰而官無賞罰侯作逐其不勉者向之茍簡悉趨堅好既成長一千二百九十八丈高一丈八尺表裏以石覆以磚五門樓堞丹堊煥然憑高望之鉅麗突兀疑化人之所為畫史之所為摹也凡用石以丈計者五萬七千一百七十二甎大小六十七萬八百夫五萬一千四百百靡緡錢二萬四千

六百七十七楮幣六萬六千八百内楮四萬朝家所盼錢楮各千漕臺所助餘皆出郡帑昉於紹定三年之春汔於四年之冬盖三百年不克為者一朝而就然則城果緩事乎樂土果可常恃乎夫敵無脆有備者勝國無小善守者全樂毅能下齊而不能拔莒即墨之二城佛狸能飲江而不能克盱眙之孤壘往事之明驗也先朝懲儂寇之患城廣城邕城桂嶺海之民始奠其居嘉定鑒禧開之迹大城江北樓櫓相望然後並邊郡邑各能

自立近事之已效也玩常而忽變喜逸而憚勞華元之謳子罕之扶人之常情也以替安為懼以恃陋為戒臺瞿之智子囊之忠侯之盛心也侯治郡尤清苦省逢迎之厨傳罷游觀之土木獨民間有利病必勇於興除不以役巨費夥而沮城成之明年歲豐盜息乃下令蠲夏稅一年以樽節之贏代輸噫侯知築是城又知所以守是城矣初役之興陳公最盡力且率大夫國人各相執斸其後通守趙君汝浂與有勞焉莆人喜守備之固美

藩宣之勤復悲陳公之不及見也某亦版籍一民資不足以豪鄉閭力不足以荷畚鍤茲獲以筆墨小技記事之成顧非幸歟

重修太平陂記

曾公守莆惠民之政不可殫記水利最鉅曰太平陂曰三步泄曰陳霸斗門陂功最鉅始為是陂者址石中流斡溪右注遡山逆行翼以岸塍蕖以圳溝長二十餘里溉八百頃然沉石於淵石微罅則址顛激水入港水暴

決則岸頹農失膏潤官莫顧省公聞而慨然召莆田丞陳君告曰陂塘非若職乎丞曰敬受教起去冬迄今春圯岸頓崇淺溝倏深出新智為散水石以窒罅衛址塍用石尤多或謂松性宜水寘松於裏飾石於表可省費公曰木不壽於石明矣悉易以石錢出公家者百五十萬皦夫六千不以煩民郡人更名曾公陂既菴以祠公復屬筆於余俾記顛末余聞物之成壞存乎數慮之疎密繫乎人三板之城可以不沒千丈之隄有時而潰昔

人修陂之田為是設也紹興復田八姓之力故隄是迭主之八姓皆有私田盡去而視陂田為劵力置陂恵於度外公按其籍嵗得穀一百六十九石錢四十一千各有竒曰果修陂此足矣以田屬嚢山寺陂正一人幹一人以菴僧充甲首長工各二人嵗給錢穀一如舊約租之出納陂之修廢在八姓不可問在僧可覆也公之慮遠乎哉夫循吏遺跡之在天下甚衆余足歴目覩如桂之靈渠本秦史禄號史禄渠廣陵之三塘本漢陳登號

陳公塘由秦漢至今千餘載世代殊異權位銷歇二邦之人尚稱思故侯名氏不已此豈有所諂畏而然歟他日云曾公陂者猶是矣公名用虎溫陵人仁而明丞名子顒三山人勤而敏宜特書大書寓士林尉起犀釋智上法均皆竭勞於陂宜聳聯得書

重修通判廳記

倅治創於崇寧葺於淳熙歲久頹圮滋甚舊即東廡為門坐則面牆陳君伯玉僅新其堂他未暇及趙公野翁

既至則曰廳庳於堂門設於廡非制也乃命髙棟礎增舊基而廳益明敞撤屏蔽達通逵而門始端直面勢巍然官府以尊自國初置倅與監司太守俱名按察異時獨欲發僚吏奮筆塗書判長官一舉手輒從旁掣之倅嘗横矣及其久也有按察之名無事權之實更以督經總制錢為職業籌筭喪雅道敲扑敗清思司存泠落吏民侮玩遇事至前謙遜退避自托於聾丞者皆是也然則昔也患權之專而惟患守之不分今也病權之專而

惟恐倅之不削亦其勢然歟君於經總制至其額而已不求豐以示能於郡事叶其長而已不立異以衒智公退則靜坐一室讀書觀畫風日佳時或攜賓客以登臨山水追逐雲月為樂雅道未嘗喪清思未易敗也堂之役實寶慶三年閏之役實紹定五年陳君名振孫趙君名汝駉皆永嘉人

聽雨堂記

天下之至音非靜者不能聞至樂非定者不能知也風

之琴然水之淙然也嘯之喈然也入於耳同也然南郭子綦以為天籟元結以為全聲阮籍以為鼓吹為鳳音得於心異也何也躁之不如靜也動之不如定也兩之為聲至矣而聞者鮮焉兄弟羣居之樂至矣而知者鮮焉昔之人有以絲竹陶寫為樂者有以朋友切偲為樂者絲竹托於物之聲也人也雨自然之聲也天也朋友取諸人之樂也外也兄弟修於家之樂也內也今夫大衾長枕短檠細字漏斷人寂壎倡箎和當此之時溜於

簷溜於堦者如奏簫韶如鼓雲和静者聞躁者不聞也
定者知動者不知也此吾友野翁名堂之意夫近世言
友愛者推蘇氏其聽雨之約千載之下聞之者猶凄然
也抑蘇氏能爲此言也非能踐此言也余嘗次其出處
而有感焉方老泉無恙二子娛在家庭講貫自爲師友
竊意其平生聽雨莫樂於斯時也既中制舉各仕四方
憂患齟齬契濶離合於是聞雨聲而感慨矣中年宦達
晏寐早朝長樂之鐘禁門之鑰方屬於耳而雨聲不暇

聽矣歲晚流落白首北歸一返陽羨一居潁濵聽雨之約終身不復諧矣故曰非能踐此言也今野翁兄弟俱以才業光顯於時雖為是堂余恐其騎馬聽雞之時多對牀聞雨之時少願刻鄙語於堂上暇則覽焉盖惟静可以聞此聲亦惟定可以知此樂惟早退可以踐此言也

陳曾二使君生祠記

紹定癸巳郡人作長樂陳公温陵曾公生祠於譙樓之

東揭美績懐賢牧也初陳公以寳慶丁亥出守在郡纔數日而去然崇風化肅紀綱訪故家禮名勝精采一變戚㷔並流民到于今稱之去之三年盜發汀邵蔓延劔建名城壯邑相繼失守陳公繇延平牧為招捕使為提點刑獄毅然以一身為吾閩百萬生靈請命上帝躬擐甲胄大小百戰巢穴掃清種孽殲夷人皆知上四州頼陳公而復安而不知下四州非陳公而幾危也先是盜攻陷泉之支邑下四州之人驚曰吾屬無噍類矣陳公

命別將李僊提偏師南下道與泉抵漳汀盜始潰去蓋
上四州力戰而全下四州不戰而全謂陳公尤有功於下
四州非歟昔齊相立攘戎之功夫子興微管之嘆此言必
傑出之才而後可以救横流之禍也陳公有焉朝廷深
原致盜之本旌拔良吏曾公實來剖符其治有陳公之
風保境衛民郡以無警浚陂築壘農不知役吏蠹民瘼
燭見至隐山偷海刦鉏去根穴善良吐氣豪猾破胆教
令清明上下信伏乃行寛恤之政蠲三縣紹定五年夏

稅萬七千緡旣而曰惠及於有田者而已以普濟寺穀四千斛計口予民代編户出僦直九千緡冬寒散貧民錢四千緡各有奇旣而又曰惠及於民而已庠序有餽卒乗有犒恩義益周匝矣秩滿上覲其代曾公於民愈無厭斆取六年夏稅半蠲之莆田下户萬九千全蠲之且立社倉以遺後人其節用愛人損上益下合於經旨昔季康子患盜夫子告以不欲此言盜生於欲而無欲者固盜之所畏也曾公有焉會陳公自建帥洪曾公自

莆牧建在朝在野翕然以為曾公之宜代陳公也於是莆人聚而謀曰盗之方熾戡定之難盗之甫息綏靖之難陳公戡定於前曾公綏靖於後皆稱賢牧皆有功德於是邦今其去我吾儕小人其忘之乎或曰合而祠之可乎或曰生祠非古也余曰泥古者一己之見懐恵者衆多之情慕宋璟之介不如為朱邑之通仆廣人之碣不如聽桐鄉之祠况莆人之於二公漸被教化沐浴膏澤自有不容釋者持一己之見咈衆多之情不可也雖

然二公方擁麾鉞居權位亦無怪乎或者之云爾千百世之下是祠也與石室之文翁峴首之叔子相為長久將有升堂而起敬讀碑而墮淚者至此而後可以觀人心焉

興化軍劏立平糶倉記

平糶倉者太守寶章曽公之所作也公在郡三年蠲弛予民以鉅萬計至是復捐楮幣萬六千緡為糶本益以廢寺之穀寺之産及五貫而糴民不與也倉之政擇二

僧而付吏不與也糴視時之價不抑也糶視糴之價不增也別儲錢楮二千緡備折閱又撥廢寺錢歲三百緡供糜費歲儉價長則發是倉以權之歲豐價平則散諸錢易新穀以藏焉其纖悉載規約而建置大指如此郡人驩呼雷動更相賀曰異時富家南船迭操穀價低昂之柄以制吾儕之命今公為民積穀五千斛富家之仁者勸鄙者愧南船亦不得而擅壟斷之利矣是可賀也夫先王委積之法遠矣熟而斂饑而散李悝之法也賤

而糴貴而糶耿壽昌之法也今之常平是已貸其本取
其息荆公所謂周公之法也今之社倉是已然艮齋魏
公猶以二分之息咎朱文公以為祖金陵之餘論公為
是倉忠厚惻怛有常平不費之政無社倉取息之謗純
乎仁義而不以一毫霸政參之矣或曰不有常平乎曰
常平之遇歲豐也不易而腐也易而無所受也是倉則
不然其易也無害於僧也其糴也有利於民也常平以
使者典領使者去民遠而不時發也郡縣去民近而不

敢發也是倉屬於郡而不屬於使者也掌乎僧而不掌乎吏也守以規約而不守以文法也廣先賢之遺意輔常平之不及不在茲乎或曰良齋之論高矣美矣其後良齋之倉先廢而文公之倉不獨建人守之往往達於天下郡邑則以二分之息扶之故也乃若有本無息日消月磨而倉敗矣曰別儲之錢為是設也昔無倉而今有倉公之惠也修其政無使之壞養其本無使之竭後人之責也立法而過憂後日之必弊則法不可立矣

為善而逆慮後人之不能繼則善不可為矣公將奉使江右顧瞻舊邦眷焉不忘其待吾民厚也若夫潤澤之以俟君子其待後人尤厚也公名用虎溫陵人倉作於院廢址以紹定六年季夏落成聽事中敞兩挾對峙屋皆三間垣廡宏壯莆田丞陳子順實賛其議涖其役二僧住囊山者曰智上住華嚴者法均云

福清院創大參陳公生祠記

紹定三年某月某日詔罷福州福清縣稅陳公貴誼之

請也時公以從槖侍經筵間為上言臣之鄉邑土瘠俗貧物貨不産商賈靡至其民皆墾山種果菜漁海取鮭蛤之屬以自給海口鎮在縣之東另有墟市縣民之適鎮者鎮民之至縣者不過各負挈所有以相貿易既稅於鎮矣徑港在縣之南又置寫稅焉又稅於縣焉是二十餘里之内凡三稅也不亦重乎臣嘗訪求其故稅錢之隷縣者日止數緡隷州與漕者月各四十緡而已官府之大利源之廣豈與赤子較此毫末哉臣以為罷之

便玉音欣然即可其奏邑之父老旣扶擕聽詔歌詠聖
德復相與像公而祠之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
臣唐人亦云捕蛇之不幸未若復賦之不幸悲夫天下
之不仁至盜而止復有不仁於盜者乎天下之毒至蛇
而止復有毒於蛇者乎此儒者之篤論而聚斂之臣所
未嘗講也故人主必親近儒臣然後聞正大之言然後
功利之說莫得而進公之建是言也非私其邑之人也
儒者家法然也齊設衡麓舟鮫之官以籠山海藪澤之

利姑尤聊攝之人羣起而詛尹鐸為邑減其户祖晉陽之人卒懐其惠衆之為是祠也非私公之賜也民之秉彝然也初嘉泰壬戌公之先太師内相嘗有此請其議中格至公乃緒成之公家世邑人也去而僑於武康居畿輔之近而不忘鄉井之遠處旃厦之邃而深隐閭閻之患其父子間議論風旨如此所謂世載其德者歟所謂必百世祀者歟雖然建一議畫一策近臣之事也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大臣之任也天

下郡國之廣不止一方民生疾苦之多不止一事公方坐政事堂與吾君吾相汲汲共圖之矣吾儕小人何足以知之

漳州代輸丁粮記

民年二十至六十輸丁錢自五季始罷之自祥符始獨漳泉興化錢先折米不克罷蔡公襄厖公籍踵使閩俱條其害議格不行厖公復相皇祐竟奏減三郡所輸有差未幾米復為錢端平元年趙侯以夫建言丁錢宜罷

久矣頠歲額七千緡隸於漕守不得專而况民以全鏹輸官以半楮發此官不欲罷也年甲付吏手縻費等正錢此吏不欲罷也官吏規近獲民被長患深可嗟憫以夫嘗㑹州家常賦外有廢剝祖利錢所入不下丁口之數舊以充囊橐篚實者今朝廷大明好惡表㡯黜貪賄道永絶請以此錢為民代輸安撫使真公某大漕袁州某聞而擊節上於朝曰漳州此舉可為分符守土者法詔可其奏俟俾余記之余惟取民易予民難陳洪進創

立之賦循襲三十餘年中更賢牧守何啻數十公而不能草豈以為既取而不可復乎歟至侯乃本先賢遺意去漳民痼疾亦會天子方用儒相力行仁政而連帥部使者皆以德選故侯所請朝奏而暮報也使侯而不遇此時雖請且不能達雖達不過下其事有司彼桑大夫固不主賢良文學之議而為觀察使者未必通陽城元結之意又不過非笑以為迂濶而已夫因不必因之法誤也然因之以至如此之久余以是知取民之易也莫

不容不草之奠宜也然草之必待如此之時余以是知予民之難也始侯下車臨冠猝至四封告警諸道之兵會於漳調度繁興應之裕如生擒其渠檻以獻勞賜吏士費以千萬民不加斂而猶有餘力及斯事然則世之謂郡縣空乏不可復措手者其果然歟

登聞檢院續題名記

前記起紹興庚申迄紹定壬辰凡九十三年自王君習至孟君點凡八十八人石盡而繼之者未暇續也陳君

瑢始與陳君纘議礱石為後記惟古今之官不同而登
聞檢院者本先王設鼓立木遺意不已重乎嘉定以來
當路諱言箝結成風天子患之布衣某人詣匭上書有
司以休沐不即受被譴左遷矣然物情顧望猶未丕變
於是英斷赫然更化改元舉相去凶下詔求賢在廷之
士畢輸忠讜下至草茅人人知上意封事輻輳語成激
訐上亦不以為忤親洒宸翰申命近臣差擇而施行焉
嗚呼聖矣哉先朝人人得言事監門論新法縣佐議儲

貳諸生諫范石若是者不可殫紀上方修復祖宗故事思救時獘博通下情君當是時居是官日閱天下章奏豈無鄭俠婁寅亮鄧肅之流其亟以告諸朝表而出之使後之人指君名氏而言曰是能助端平天子開言路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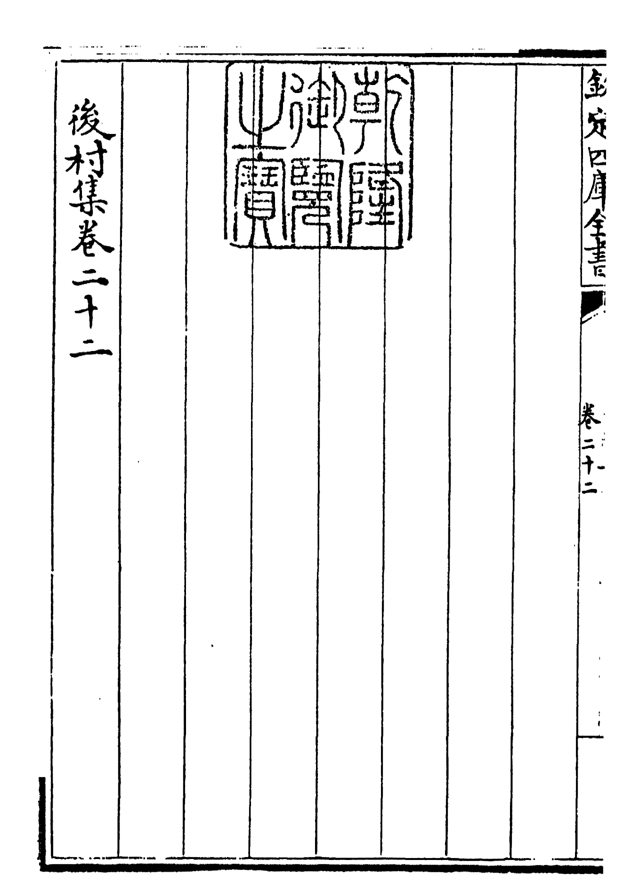
華亭縣建平糴倉記

環吳會為邑者百數以華亭為大詣銓曹注令者千數以華亭為難琹堂常虛席莫敢就有就者世輒目以奇

才余行四方聞某縣獨某賦某縣草某弊昔難而今易者往往有之而華亭之難自若盖竭一縣財粟盡輸之州通天下之縣皆然至於學也倉也與社稷並而不敢廢雖甚凋陋猶存其名惟華亭並常平義倉之名而廢之噫其難至是歟餘姚楊君名瑾奉璽書綰銅墨境內稱治上下信服君喟然曰吾儒者也受子男之封任曷牧之寄詎可以善事上官不得罪巨室為職業乎去歲夏五民苦貴糴邑無粒粟斂於諸豪吾心愧焉會常平使

者曹公𢮦修舊法太守趙公與籌奉新書歲留米五千石於縣華亭於是乎有義倉君曰二公所惠吾縣者至矣然斂散之權令不得專吾將有以輔之取樽節餘錢一萬緡糴三千石規縣東為屋五楹别儲之華亭於是乎有平糴倉昔王介甫嘗恨士大夫不能講先王之意以合於當世之故余每嘆其言之善而又病其太高夫常平創於漢義倉昉於隋士大夫不能講漢隋之法以合之當世者有之矣況遠而及於先王之意歟顧壯哉

縣生齒之繁貴豪之衆水草山荒之備一日不可闕者
相承百年莫過而問必待下有賢令上有賢監司太守
而後舉行然則民之望治不其愈難哉君旣在端平脩
吏之目滁華亭難治之謗薦墨交上有吉陛擢期月之
間績狀如此使盡其材而究於用其可書者何止一倉
余又將秉筆以俟



後村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後村集卷二十三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王敬修

後村集卷二十三

宋 劉克莊 撰

序

甲申同班小録序

合天下選人至多也合天下京秩至少也以至少之數待至多之求難矣况夫修為繫乎人遇合繫乎天在人者可勉而在天者不可徼也噫愈難矣蘇明允有言莅官六七考求舉五六人誰不能者病其法之易也然

自明以為此言幾二百年士大夫未有以改官為易者何也蓋慶歷以來薦舉之制加密矣敏者十年滯者或三四十年而後得與於歲引之數夫惟選之遴故賢路通得之難故人情勸試之久故民事練由今之法足矣烏得尚膠前論哉嘉定甲申春上臨軒引陳誠之等故事有題名小録因而著其說於篇首以侈上恩勵同志云

和平志序代人

舉一世所共榮者曰科目曰官職曰世家而已然是三者絶續晦顯常不可必其或緜延一二百載絶而復續晦而復顯則通天下以為罕見矣夫舉一世所共榮通天下所罕見而萃於一州一邑謂之甚盛可也況萃於一里乎和平里在邵武縣之南鄉里有危氏上官氏黃氏上官氏尤盛自景祐至嘉定此三姓擢進士第者二十餘人入太學與鄉賦纍纍不絶書起徒步至顯宦因而傳子孫為世家榜籍迭書衣冠襲起者不可以數計

也烏虖盛哉然以科目官職世家定榮悴盛衰葢近世俗人之論吾聞古之君子所謂歿而不朽者不在是也上官氏對策熈寧不附新法晚入元祐黨籍其子留守汴都不屈於敵而死二公所立如此近於天下之善士矣豈特足以重吾里哉先民有言誰謂華高企其齊而既以自勉且勉里人

送陳子東序

金華葉潛仲君子人也曩仕於撫子捧檄至焉始定交

後十年予從事廣西經畧使府潛仲適佐漕幕嶺外少公事多暇日予二人游釣吟奕必俱神崖鬼洞束緼盲進唐鑱宋刻剔苔疾讀登巘放鶴俯湫呼龍平生樂事莫如桂州時也既而予二人考舉及格同日出嶺潛仲還婺予歸莆乃聞潛仲病卒悲夫尚忍言哉陳君子東潛仲客也忽攜潛仲手鈔詩卷相訪又出潛仲之子字天啓者詩十數首字畫句法遂逼乃翁嗚呼潛仲可謂能教子矣子東惓惓交誼語潛仲平生輒忼慨涕下烏

虖潛仲可謂能取友矣昔人云生子當如孫仲謀殆為天啓發也又云見元賓之所與如見元賓殆為子東發也

劉圻父詩序

余嘗病世之為唐律者膠攣淺易窘局才思千篇一體而為派家者則又馳騖廣遠蕩棄幅尺一嗅味盡麻沙劉君圻父融液衆格自為一家短章有孔鸞之麗大篇有鯤鵬之壯枯槁之中含腴澤舒肆之中寓摯斂非深

於詩者不能也矧其貴山林賤城市視蟬冕如布衣見朱門如蓬戶靜定之言多躁動之意少庶幾乎冲淡以自守遺佚而不怨者矣雖然文以氣為主少鋭老惰人莫不然世謂鮑昭江淹晚節才盡余獨以為氣有惰而才無盡子美夔州介甫鍾山以後所作豈以老而惰哉余幼亦酷嗜歲月幾何顏髮益蒼事物奪其外憂患攻其内耗亡銷鑠不復有一字矣圻父幸在世故膠擾之外為事物憂患之所恕養氣益充下語益妙它日余將

求續集而觀老筆焉

送高上人序

儒詆釋為異端義理一也豈有異同之辨哉吾聞身毒天竺諸國皆有城郭君民其法度教令雖不可得而詳竊意其奬忠孝而禁悖逆大指無以異於中華不然則其類滅而國墟矣如世所傳賢沙黄糵之事在人為悖在物為獍非特中華之所禁固身毒天竺之王之所必誅者也凡釋皆宗釋迦彼以王子之貴當國統之重

不逃則不去若夫賢沙黄槳民也不逃親亦可去既逃之又棄之又絶之視其親凍餓轉死終不與粒飯匕藥噫其不識罪福甚矣高上人禅價重東南慨二師之被誣著論力辨痛先親之暴露飛錫歸窆築慈母菴思親精舍焉國家之於孝子小則饋酒餼大則旌門閭奬之至矣然古今孝子不多見民而孝世以為祥瑞矣釋而孝非祥瑞之尤乎高縣人也予縣令也將饋之酒餼高齋素將請於上而旌其閭高無家烏虖吾無所用一情

矣於其行姑書之附於西山先生贈卷之後

陳敬叟集序

寶慶初元余有民社之寄平生嗜好一切禁止專習為吏勤苦三年邑無闕事而吾成俗人矣然少走四方狂名已出邑中騷人墨客如陳敬叟劉圻父游李僊輩往往辱與之游主人久廢詩律不復有一字常命小吏設筆硯觀衆賓賦詠以為樂嘗評諸人之作圻父得之夷淡而失之槁乾李僊得之深密而失之遲晦惟敬叟才

氣清拔力量宏放險夷濃淡深淺疎密各極其態不主一體至其為人曠達如列禦寇莊周飲酒如阮嗣宗李太白筆札如谷子雲行草篆隸如張顛李潮樂府如温飛卿韓致光余每嘆其所長非復一事既解銅墨歸卧山中五六年谿上故人獨敬叟書問不絕其交誼又過人如此一旦緘其藁來曰為我序之悲夫余何足以知君哉追念昔者會集諸君銳甚頗哀余衰猶能鼓旗助譟其旁今志氣銷磨由衰至竭敬叟未知其然顧方援

麾挑戰余遠望之悲傷感慨殆如伏波曳足土室中矣嗟夫余何足以知君哉敬叟名以莊穀城黄子厚之甥故其詩酷似云

瓜圃集序

近歲詩人惟趙章泉五言有陶阮意趙蹈中能為韋體如永嘉諸人極力馳驟纔望見賈島姚合之藩而已余詩亦然十年前始自厭之欲息唐律專造古體趙南塘不謂然其説曰意言深淺存人胸懷不繫體格若氣象

廣大雖唐律不害為黃鍾大呂否則手操雲和而驚飈
駭電猶隱隱絃撥間也余感其言而止亾友翁應叟尤
工律詩集中古體不一二見無乃與余同病乎然觀其
送人去國之章有山人處士疎直之氣傷時閔警之作
有忠臣孝子微婉之義感知懷友之什有俠客節士生
死不相背負之意處窮而恥勢利之合無責而任善類
之憂其言多有益世教凡傲慢褻狎閨情春思之類無
一字一句及之是豈可以律詩而槩少之耶蓋應叟晚

為洛學客游所至必交其善士尤為西山真公所知其詩有自來矣既没数年子元孺始請余序其集夫作詩難序詩尤難小序最古最受攻至朱文公始盡掃而去之而詩之義自見詩之顯晦不在乎序之有無也决矣嗟乎作詩者何人歟鴟鴞七月周公也棠棣召穆公也駉史克也祈招祭公謀父也黍離周大夫也皆古之聖賢也謂小序不足以知古聖賢之意則有之矣至於寺人傷讒女子自誓蟋蟀譏儉碩鼠況貪與其它比興風

剌往往出於小夫賤隸之口塗之人猶知之而況子夏孔門之高弟衛宏漢世之名儒乎以高弟名儒之學問而不能通匹夫匹婦之情性若余者其敢自謂知朋友之意乎雖然交游三十年一死一生問其人則曰未詳也問其詩則曰未達也其又可乎乃述所見於篇首顧余文未必能重應叟之詩或足以重余文也應叟名定別字安然系圃其自號云

退菴居士集序

自先朝設詞科而文字日趨於工譬錦宮之機錦玉人之攻玉極天下之組麗瑰美國家大典冊必屬筆於其人焉然雜博傷正氣絺繪損自然其病乃在於太工惟番易三洪筆力浩大不窘於記問不縛於體式士之得其門者寡矣退菴居士陳公某文安公之婿著名淳熙中某生晚不及識公得其遺文十五卷讀之嘆曰是提孤軍與三洪對壘者夫文不能皆工故曾子固劣於詩溫公自言不習四六公儷語高妙殆天畀不可學詩簡

而遠近而深有味外之味古文鍛鍊精粹一字不可增損在人其禮法之士在兵其節制之師歟某常恨古今詞人往往詞勝理華過實公啓以包呂勉中司以東南民力竭規總餉書上內相謂文人多托文以濟姦上執政謂貧賤憂戚非造物之見厄其識度操守如是使公有言責必不受風旨供副封掌封駁必不奉文中批內降代王言必不擲筆而發名節掃地之歎年纔五十仕止提轄文思院世未知公身沒言立往往惜其不貴且

壽此豈足以論公歟初密學公閩人其後徙浙嘗作研銘使廣東者公之父也今以詩書禮樂師江西者公之子也奕葉顯榮而浙中僑居茅竹數間僅通户牖師鼎貴而不忍改築曰吾先君子之廬也嗚呼亦足以觀公家法矣

艾軒先生集序

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先生乾淳間大儒國人師之朱文公於當世之學問有異同惟於先生加敬於

時朝野語先生不以姓氏而曰艾軒凡為中書舍人中批某人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先生封還曰輕臺諫羞科目矣天子知先生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而去其學問名節如此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然先生學力既深下筆簡嚴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在時片簡隻字人已貴重今其存者如岣嶁之碑岐陽之鼓矣初先生為布衣已負重名後貴顯於朝愛先生者皆以晚節為憂及西掖去國然後呂成公喜

曰過江以來未有也烏虖修而至於先生而前輩責備之嚴如此則凡修而未至於先生者其可以無日新之德乎其可不畏晚繆之譏乎向使先生希旨書行必根著不去為李嶠為張說先生一奮其袂為李潘為袁高義利萌於一念芳臭分於千載故余讀先生之書重有感焉先生沒六十年微言散軼復齋陳公某所序者僅十二三外孫方之泰訪求裒拾彙為二十卷勤於李漢趙德矣東陽范侯鎔欲鋟梓會廹上印不克就毗陵張

侯友乃緒而成之余二大父實率鄉人以事先生者也序非通家弟子責乎敬不敢辭

野谷集序 趙湋汝鐩

古人之詩大篇短章皆工後人不能皆工始以一聯半句擅名頃趙紫芝諸人尤尚五言律體紫芝之言曰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末如之何矣其精苦如此以余所見詩當緣豐而入約先約則不能豐矣鴟鴞七月詩之宗祖皆極其節奏變態而後止顧一束以四

十字可乎明翁詩兼衆體而又徧行吳楚百粤之地眼力益高筆力益放卷中歌行跌宕頓挫剸蛟縛虎手也及斂為五七言則又妥貼麗密若唐人鍛鍊之作訂其品自元和大歷遡於建安黄初者也余舊聞明翁工詩而尤自珍閟數出鄙語挑戰明翁終閉壁不出晚歸後村明翁自番禺歛新舊稿見寄嗟乎余幼交明翁白首始見其詩蓋其深厚不自衒鬻立身行已皆然不獨於詩然也余每自謂粗知明翁今思昔之知明翁者淺矣

余知明翁而明翁不輕示余如此詎肯為不知者出哉野谷明翁別墅余在郡日淺未及往游而去此一卷詩最佳末寄園丁四十韻尤高妙

賈仲頴詩序

永嘉多詩人四靈之中余僅識翁趙四靈之外余所不及識者多矣賈君仲頴余所未及識者之一也君生風雅之國為社友所推不問可知其詩矣趙幾道王德嘉凡弟人物如璧君與之友又可知其人焉賈氏自太傅

為西漢文詞之宗至以詩名於盛唐島鳴於晚唐君豈其苗裔歟觀其大篇氣力雄拔音節頓挫弔湘賦鵩之遺五七言如燈花寒影裏詩句雨聲中如畫開牕户容秋月徧倚闌干看晚山舍人司倉得意句也君雖不遇以充子嗣其業以行藝貢於鄉信矣賈氏之多才子也耶

水木清華詩序

平海軍節度推官聽事之西有泉有梅肅翁來昔人詩

語以水木清華扁其齋寓士同僚從而詩之者若干人
余病痺不出戶限既不能越邑從君游詩律久廢呻吟
纍月又不能就一字惟古詩有大序有小序蘭亭詩右
軍為序桃李園詩太白為序石鼎聯句退之為序聚衆
作而一人序之其來舊矣傳曰水木之有本原肅翁其
有本原者乎然則孰為本肅翁以詞賦魁天下集英對
第四而無矜色無驕志小心問學謙虚求益此本也孰
為原夫泉民俗富饒商賈走集之地仕者鮮不染指肅

翁居其間獨不為珠犀點染此原也本盛則末華原澄則流清盖清者可以範俗華者可以飾治云

張尚書集序

國朝用人尤嚴資格乾淳間天子益厭拘攣稍於科舉之外擢士張公栻魏公扶之以經行進韓公元吉王公秬劉公孝韙陸公游以文章用其餘起山林遺逸由故家子弟遇合光顯者不可殫紀故户部尚書傃齋張公盖當時親擢之一也公之學授於家庭又所交皆天下

賢雋而仕當朝廷極盛之時故其詩沖淡和平可薦之郊廟非如孟郊賈島鳴其窮愁而已牋奏溫潤麗縟可施之典冊非如陳琳阮瑀工於書檄而已在上前議論或累牘或數語詳而貫於理簡而周於事鑿鑿乎有用之言也初公在州縣故相正獻陳公鄭卿景望趙卿德莊爭以文墨薦及後宦達更以才業顯為漕總為司農太府為版曹長貳皆金穀要劇之任考其奏篇如論坊場額重和買價高又欲取郡縣十年以來創增之賦刻

除復舊晚收婺州遂以蠲租賦殿於是掩卷而作曰此固文靖之心法而張氏之世德歟彼以文譽公者特見其外爾至以才稱公者亦豈足以知其内哉莆田使君公之孫也詞學充宗儒雅飾吏既修泮宫刋艾軒集迺取家集而併傳焉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公可謂能似文靖矣使君可謂能似公矣某先君子嘗游公文子之間使君有命曰吾子宜序先集某敬拜曰諾

王南卿文集序

余發番禺送者絫路秋暑猶在宿酲未解坐舟中如炊甑偶得順風張帆伸首篷外紫翠插空舟人曰羅浮山也意稍舒豁明日縣尹王旦攜其先大夫義豐公遺文五卷示余讀之終篇渙然如甘露之蠲渴灑然如清泉之濯垢也可謂能言之流矣蓋公之言曰文惡蹈襲其妙在於能變惟淵源者能之豈惟文哉議論亦然故公之諸文變態無窮不主一體論事必攷古今據義理不祖舊說詩高處逼陵陽茶山四六佳者不減汪綦如王

景文集序爵文難歐陽於子美曼卿不能加矣謂中興頌異於仲尼諱魯之義謂歸來詞作於劉裕篡晉之先世之同結而不敢異譽潛而失其實者所未知也公襄敏諸孫常自稱將種南宮對策乞都建業雩陵封事論一馬可贍五兵宜罷榷馬晚守濠梁請復曹瑋方田修种世衡射法而仕止之一麾朱文公嘗歎公之才畧已所不及而不盡用世必有任其責者余讀公之文悲公之志乃取文公語冠之篇端以行於世且以慰公之子

馬公名阮字南鄉義豐所居山名

石塘閒語序

六記百詩寒齋所著總曰石塘閒語蓋大藏五千餘軸傳燈千七百人精英骨髓盡在是矣然佛學起於六經諸子之後其說奇特孤行於天地間有何不可至李習之柳子厚稍引易論語莊列之書以印証之此乃儒者不能自守求附於佛非佛之不能自立求附於儒也余聞佛之妙在於離言語處拈花面壁豈有句義可詮註

哉其後話頭百千則語録五車亦太繁矣夫方書不為扁鵲設圖訣不為奕秋設況方凡醫也按圖低棋也善讀寒齋書者更髙著眼目

竹溪詩序

唐文人皆能詩柳尤髙韓尚非本色迨本朝則文人多詩人少三百年間雖人各有集集各有詩詩各自為體或尚理致或負材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者萬首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自二三鉅儒及十數

大作家俱未免此病乾淳間艾軒先生始好深湛之思加煅鍊之功有經歲累月繕一章未就者盡平生所作不數卷然約敵繁密勝疎精揜粗同時惟呂太史重之不知者以為遅晦蓋先生一傳為網山林氏名亦之字學可再傳為樂軒陳氏名藻字元潔三傳為竹溪詩比其師槁乾中含華滋蕭散中藏嚴密窘狹中見紆餘當其拈鬚搔首也搜索如象罔之求珠斵削如巨靈之施鑿及乎得手應心也簡者如蟲魚小篆之古協者如韶鈞

廣樂之奏偶者如雎雄二劍之合天下後世誦之曰詩也非經義策論之有韻者也初艾軒沒門人散或更名它師獨網山樂軒篤守舊聞窮死不悔竹溪方有盛名而一飲啄不忘樂軒廟祀之墓祭之其師友之際如此詩直其土苴耳余少亦苦吟後被謗且畏禍遂廢不為然意根除剗久而未盡晚見竹溪之作嘆曰吾詩可結局乎竹溪林氏名希逸字肅翁與網山樂軒俱福清人余與艾軒俱莆田人

王卿子詩集序

古詩皆切於世敎訏謨定命遠猶辰告大臣之言也敬之敬之命不易哉諫臣之言也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宗臣之言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諏使臣之言也之子於征有聞無聲將率之言也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君國子民之言也禹之訓臯陶之歌周公之詩大率達而在上者之作也謂窮乃工詩自唐始而李杜為尤窮而最工者然甫舊諫官白亦詞臣豈必皆窶生寒人饑餓而鳴哉

潛齋年未四十導密吉班列卿使畿內牧潛藩言議風旨聞天下不以詩自名余得其詩讀之本學術隆師友扶忠賢絀邪佞愛君如愛親憂民如憂已合於詩人之所謂六義者盖江湖草野之士白首專攻不過得數十百篇潛齋方有權位竊意豐於彼者必嗇於此而其詩至二十卷又皆粹美無疵閒雅有味詎可以常情測度哉抑余有恨焉為其集止樵川也豈自爾遂無作乎將靳固不以示人乎昔廬陵半山二公愈貴愈顯其詩愈

肆歸然為吾宋詩祖潛齋其盡發閟藏取樵川以後藁録傳之無使異日覩者歎曰陳潛齋自大用後不復有詩潛齋當不以余言為僣也

趙寺丞和陶詩序

自有詩人以來惟阮嗣宗陶淵明自是一家譬如景星慶雲醴泉靈芝雖天地間物而天地亦不能使之常有也然嗣宗跌宕棄禮法矜傲犯世患晚為勸進表以求容志行掃地反累其詩淵明多引典訓居然名教中人

終其身不践二姓之庭未嘗諂世而世故不能害人物
高勝其詩遂獨歩千古唐詩人最多惟韋柳得其遺意
李杜雖大家數使為陶體則不近矣本朝名公或追和
其作極不過一二篇坡公以盖代之才乃偏用其韻令
松軒趙侯復盡和焉出牧吾州袖以敎余退而讀之見
其揫斂之中有開拓簡澹之内出奇偉藏大巧於朴寄
大辯於訥容止音節不辨其孰為優孟孰為孫叔也可
謂善學淵明者矣客難余曰昔坡公和陶初出頗瀆獨

云淵明不肯束帶見督郵子瞻既辱於世欲以晚節自擬淵明誰其信之今吾子推趙配陶將無與顏瀆異耶余曰坡公和陶於老大坎壈之餘趙侯和陶於盛壯顯榮之日夫如是則知貴其身而求乎內矣貴其身者必重名節求乎內者必輕外物其去淵明何遠之有顏瀆復出不易吾言矣

後村集卷二十三